

要说这一切无所谓，在官场中，你处在这样一种情境中，就会一点点消磨你的耐心，你的毅力，你的坚持和理想，最后你不可能熬得牢。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小青年，变成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，他熬牢了。现在，政府里的一位主要领导准备提拔他当局级干部。有人质疑他能不能领导好一个局，有没有这个能力？我说他有的，他有这样的定力，这样的熬功，还有什么困难能再击倒他，打败他？

大道理 生命的有些阶段，除了“熬”别无他路。“熬”展示了生命的强度和韧度，如果“熬”不下去，再有前途的生命也会就此毁灭。“熬”不是被动的面对，还要有积极的改造，平凡的生命具有最伟大的力量。熬过了生命的严冬，就会迎来春暖花开。

回 扣

易水寒



在火车上遇到一包工头，他自称是修路的。我说，修路挣大钱啊！他说，能挣到小钱就不错了！问其原因，答曰，打个比方吧，十块钱的成本，也就是两三块钱用到路上，还规定我们保证质量，我们怎么能保证质量？我提出了很多疑问，比如，可以工程招标，有监理人员，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流程，等等。他笑了：你认为管用吗？层层扒皮到什么程度，是你难以想象的。

既然难以想象，我就从史料中找点证据，帮他算一算吧。清朝时，京城中的工程，都要先派勘估大臣调查。勘估大臣带着不同级别的随员，前呼后拥地来了，结果自然是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修建；朝廷接到申报表，派出承修大臣修造，同时派出监督委员进行审核。整个程序似乎十分完善。但是，采买木料必须去承修大臣指定的木场，价格也由承修大臣敲定。漏洞出来了，因为采买价格不是市场价格。木场卖出十块钱的木头，承修大臣得三块，监督得一块，勘估大臣得一块，其随员得半块，两位大臣的衙门书吏合得一块，经手者又得一块，木场实际只得两块半。由于领款程序烦琐，每次只能从户部领出一部分，一个工程需分期分批一年时间付清，除去中间损耗，木场实际得了两块钱。这样，木场要想不赔钱，两块钱的木头至少定价到十块。何况，他们还必须小小地赚一点呢。光绪年间，皇帝要到天津检阅部队，建造了若干临时营房，报销一百六十万两白银，李莲英一人独得七十万两。这样的成本，商家能不上调价格吗？人人都说商人黑，殊不知商人只是替官人背了个大黑锅。

有人说，我就是不按常理出牌，不给回扣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当年，真有人这么做了。慈禧太后让内务府某大臣采买灯笼数百盏。该大臣自恃跟慈禧关系铁，没有一层层地交代下属去办，而是亲自到商店买来了。很多人少了揩油机会，灯笼的价格立即降下来，省了不少钱。该大臣很高兴。灯笼刚挂上，上面突然被抹了脏东西。慈禧经过时，有人说，这灯笼是谁买的？咋这么脏呢！慈禧大怒，叫人把灯笼全部砸碎，把采买大臣找来，让他一片一片地拾起碎玻璃，直到全部拾净为止。

本想给上司省钱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谁还敢无故剥夺别人拿回扣的机会？

如此看来，这些搜刮回扣的人都是坏蛋？也不一定。他们敢拿回扣是因为人治的社会给了他们权力和机会——一定是给他们机会了。把白面馒头放在“饿狗”面前，却告诫他们不要吃，跟他们讲道德，讲廉耻，这不是真傻，是装傻。